

# 音聲的原荒

著 開 索



春草詩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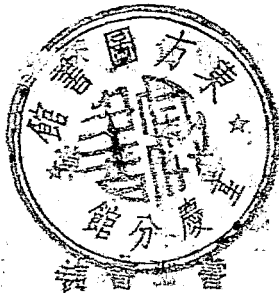
MG  
I 286  
407



3 2173 1329 9

春草詩叢第二種

# 荒原的聲音



素 開 著  
春草社印行

1945.

荒原的聲音

有版權·禁翻印

著者  
發行所  
總經售

索  
春  
文  
草  
光  
詩  
書  
社  
開  
店

重慶大井巷十號附二號

聯營書店

重慶林森路特十八號

成都祠堂街二十一號

西安南院門大東書局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六月一日版

## 春草詩叢序

王亞平

詩歌，這一種表現形式，比較容易抒發情感，所以運用它來寫作的很多。

詩歌，是思想的頂點，情感的頂點，語言的頂點，所以運用它來寫作成功的又很少，很少。

我們這一季都是詩歌狂熱的愛好者，追求者，想以這種形式來抒發自己的思想，情感。

嘿，與其說我們愛好詩歌，不如說我們更熱愛生活，熱愛現實，熱愛這一個多光采的時代。

因為，詩是現實生活中諸情景的藝術形像。詩是真正的時代的聲音。

新詩，已有三十年的創作歷程，它却比小說、戲劇、散文繞的圈子大，吃的苦頭多，碰的釘子多。

直到今天，新詩彷彿還是被一般人漠視的「童養媳」。

我們不能不深深地感謝那些先進，和同時代的新詩的開拓者，他們像瀉血的人民戰士一樣，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放着光輝的作品。

抗戰，剛剛起來的時候，多少詩人和人民一同從血火中活躍起來，歌唱起來，行動

起來。他們的歡悅、憤怒、苦痛、仇恨，在生活中表現着，也在詩歌中表現着。

及至戰爭一再的「轉進」，現實的刺激，增加了生活的矛盾。詩，和中國的人民一樣，在更痛苦與艱險中作着慘烈的鬥爭。而，另一部分人，以不正當的手段從別人脂膏上榨來了自身的幸福，渡着比戰前更為荒淫無恥的生活。

新詩的創作領域擴大了，也縮小了。

有的像地老鼠一樣，鑽進現實的泥土裏，從酸、甜、苦、辣各種滋味的的生活裏，從陰、亮、暗、明各種社會的現象裏，從不同角度，不同階層發生的具體事件裏，去發掘更真更美更能滋養新詩的材料。

有的像游絲一樣，把思想飄浮起來，把情感自私起來，單用美麗的字句，唱厭的調子，去裝飾那一具「骷髏」。

在衝鋒的一刹那，最難堅持的是那以自己的血力，吹動燭明的號者，命令着千萬的戰士的號兵。詩人能不能堅強做人，堅持創作，要看他站立在土地上的腳，握着號筒的手有沒有抖顫或脫逃的痕跡。

我們不說說自己是這樣的「號兵」，但我們却有着做這樣「號兵」的堅忍不拔的勇氣。

在這「民主」與「法西斯」殊死抗鬥的年代，中國人民的力量，必從廣闊的土地上逐漸昂揚，壯大起來。新詩和政治鬥爭一樣，它必須詩人以集體的力量，去研究，去創

作，去行動，去開拓新的道路，創造成詩歌的新風氣。

我們是一羣「春風吹又生」的小草，對於詩歌藝術還不過是「一年級的小學生」，我們希望互相批判，互相激勵，使每個人的作品獲得改進的機會，和現實更密切的結合，和人民發生血肉相聯的關係，走向詩歌藝術的新境界。正如「小草」之希望更多的得到春雨的培育，陽光의溫暖一樣。

一九四四，十二月，二十，浦：



目次

鷹及其他

色楞格河水是淚嚙

戰地短歌

秦嶺景晚

窰洞

就是一頭小鳥

這裏

巴爾與瑪業莎





# 鷹及其他

## 一 鷹

外邊還傳着蒙古，  
一片沙、一片草、一片蒼涼……  
黑夜里沒有燈：

可是自從那年，  
有隻北方的巨鷹，  
飛來刺吃了喇嘛的心；  
他又啣來無靈藥，  
播撒到山谷、草野和河邊……  
於是，遍地開滿綠色的藥花。



於是，蒙古沒有黑夜

因為牛羊的星光，

到晚上更明亮的

黑夜只得黯淡了。

## 二 羊與竹笛

森林中有狼，

草原間有羊，

羊羣里跑着吹竹笛的小姑娘。

吹一聲竹笛

羊羣走向河邊去吃水，

又吹一聲竹笛

羊羣走到山坡上。

山鼓上的綠會曬油，

羊羣吃着正肥美；

羊兒吃飽了，姑娘吹唢哨，

呵！熱反的羊羣不見了……

### 三 彈起你的三絃琴

瑪麗，你草頭的歌手！

你可不要錯過呵，

這可愛的夜晚；

月亮就從爬上來。

請你過河到我家，

我打一壺高粱酒，

我備並坐墊毯子；

你來彈起三絃琴？

我來唱句多爾瑪——（註）

讓那天空的月亮掉下來。

註：多爾瑪爲蒙古之國歌。

#### 四 烏布薩

烏布薩呀，烏布薩呀！

你乾淨的湖水秋天青。

親愛的，你

永遠在我們心中。

春天來了，

你張開笑臉的嘴唇，

飄着小桃花。

楊柳枝也如嫉的

披一頭綠髮，

向水面招手。

夏天，我們

撒野的跑馬——够熱啦，

取你溜滾的水珠——

洗去泥沙和臭汗。

我們再來拔水草，

拔草幹什麼？

拔草穿魚呢。

一串魚，

一串牧歌，

悉嬰贈給烏布薩，

魚是我們的。

## 五 小黃鸝

你別叫，乖非的

你是這的小黃鵝。

你孩子的時候

好生睡覺罷！

伊呀啊哈啣——

無捨不得黃鵝鳥，

你的翅膀是絨毛。

扇扇的絨毛飛不高；

遇到煙的線中來！

伊呀啊哈啣——

我正給你挑選好親家，

再來給你買匹馬。

等你快點長大了，

任你娶，任你踏！

伊呀啊哈哪！

小黃鸝，你還不懂得戰爭

現在，西方邊疆的敵人開來

那東方統的

如同貪食的老鷹在嗚叫……

## 六 駝隊

沙漠里不乾燥，

沙漠里有駝隊。

駝頸上纏綿，

徹夜的當郎郎。

最快樂的

裝下夜箱了，

李陀裘為駝羊飽。

羊肉的香，駝糞的香……

噠噠的篝火冒着烟。

好甜美的夜睡呀，

藍天給我們扯開篷帳。

轉過黑夜太陽又升起，

綿長的駝隊向前走——

駝峯在晨霧裏蒼涼。

駝蹄踏着蹄聲，

駝蹄兒印下千萬朵梅花，

留在沙地上。

駝隊向前走，駝鈴響了當……

駝隊遲鈍得像落山的太陽；



夏涼里有綠髮，  
沙蓬里不乾燥！

二、三、四、五 ●

## 色楞格河水是淚

「色楞格的河水是淚」

夜夜哭泣在山嶺。

噴騰的河水流去了，

流去不回來！

姑娘，我要你的青春，

你怎樣不給我？

我守着色楞格河，

從黑夜難過到天明——」

「色楞格的河水流去吧，

誰去是我的歡喜！

帝都達，盤瓜子，

我的眼睛最明亮：

只要是勇敢的男子，

仰在我的眼里像寶石。

「姑娘，我的美藍你知道

我的話兒一罐蜜

你會用骷髏的標奶手

摸梳我的頭髮：

「清溪的鏡又細，

潑水河邊的草葉呀——

是那綠綠的，

而引起我對你

儼然燃了火雲。

呵！我明白——今天才明白

原蘇古的草原上，

沒有個忠實的女人！——

「帝都遙呵，

我會愛過兩寶貝！

天空掛一盞的月兒，

那就是你的眉毛，

你水嫩的眼蛋，

真似蘋果到秋天。

老實說我的愛情轉變了！

轉變得稀奇嗎？

誰說這些話

你來想這爲甚麼？」

「色楞格的河水流去了，

伊拉拉流去不回來。

我守着寂寞的河邊

眼睛哭腫破，

明天早晨

我會跳下河水中，

你不要驚訝

那河岸上的巖石，

那巖石上的小孔……

是我眼淚的火燭鑿穿的……」

多事的烏鴉別來呀！  
我的冤屈誰知道？」

「好冤屈的故事：  
那末，那光榮的戰爭，  
你怎麼不參加！」

一九四二。四。五。

## 戰地短歌

### 老人與紅纓槍

山前走來一條路，山後走來一條路，

兩條路相接在山頂，山頂上長出兩棵樹。

雖然樹上伸展開的樹葉是那麼密，

那月光還要從葉間照過來，

照見那樹下坐着的老人。

老人托着槍，把眼睛望着前方，

莊嚴的面孔是一座憤怒的雕像。

他從山後的樹林放哨走過來，

從暮色里已經等待到夜深。

他等待的，是一聲「站住」，一個仇張——

但是那老人孤獨的坐在樹下，

到現在他甚麼也沒有看見。

他看見夜霜在寂靜中落滿荒山，

於是，他只好把身邊的機槍扎得更緊——

突然從前面的草叢響出了聲響，

那老人迅速的躲藏在樹蔭。

當他長久的等待這消失的聲響——

原來是那隻飛起來的野鳥

向天空拍擊着月明的翅膀……

報告，隊長



你把我們的村莊從敵人的手裏奪回來。

隊長，你把我們從死裏救起

我們是再也不願你走去。

看我們的老少圍繞在你的身邊，

你是我們的心，你是我們的親人，

我們要把無數顆心換你這一顆心，

我們要把你這顆心裝進歌聲裏，

像日夜奔流的滌沱河

唱過一村又一村，唱過一代又一代。

## 秦嶺晚景

### 我和馬

我隨馬走到大隊的前面，  
因為，我裏最先看見黃河……  
我打響鞭梢，騎馬走上山頂。

山頂上，一片荒草，幾棵老樹，  
石窩裏噴吐出泉水的清涼，  
我嚼飽，也飲飽自己的驢蹄。

驢蹄跑到遠處的山坡去嚼草，  
我向北望一望渭河的平野：

我騎下，太陽落坡了！

從山背升起的黃昏罩上我。

### 馬車隊

紅燈籠掛在車桿上，

一盞燈，兩盞燈……

堆在東板的藥材像座山，

他們從黑色的草草灘

慢慢的爬上山崗了。

夜很深，北中國的狂風驟雨着，

燈籠玩皮的搖擺着，一明一滅，

休息吧，借一點兒野火

煮碗飯吃，喝幾杯燒腸的黃酒。

糞料拌好，

馬槽邊拴上吃草的馬，

磨房斗積過天河，

套上馬繩繩可又該走了。

馬鈴當郎郎的

翻過高山，眼前又來一個山頭，

草在實力的爬，

山在繼續的攔。

### 山村

看不見山，也看不見樹，四處都是霧

村上的燈火，引導隊隊的山羊走著路。

聽山頂，草溝裏的餓狼，齊聲在嘶喚……

每家扣緊門板，讓荒涼落滿深山。

## 窖 洞

這些窖洞不知什麼時候開鑿在山壁，  
開鑿在肥薩蕨苔和紅膠條的

自然力劈成高大而平闊的石壁上。

年老的柏樹生在洞上給他遮着陰涼。

日夜哭泣的泉水從遠處山崗流來，

這真是自然界唱給窖洞的一隻歌。

窖洞是永遠的寂寞，

和深山貧窮的土地一樣

不管你山外的世界怎樣變動，

而居住在窖洞的那些愚樸的人民

却永遠的貧窮祖傳給父，父傳給子……

也可以說，堅固的石窖不會崩潰。

貧窮和人民就同住在窖洞裏。

窖洞裏那麼潮濕而陰暗。

白天陽光不進來，晚上也看不見月亮。

他們一家人住在窖洞裏，男，育女

同時窖洞也是他們的養雞房，蠶繭和雞窩……

也是雨天回家最好的吵架的地方，

他們一家人吵架的原因好簡單，

甚至爲着孩子們把一個雞蛋打爛。

居住在深窖的人們是不會寧息的

好的他們還有一個窄狹的通風口。

那是他們的門。也是他們的窗。

他們做飯做烟筒冒烟的地方。

他們出喪，婚娶所必經的路口！

和黃昏他們躲避豺狼做跳板的

遠看去好像是座陷落的墓穴。

好像是陷落的這些墓穴，

雖然一個穴口是一家人居住的標幟。

然而這些穴洞是永遠發生着關係。

因為大山把別的窟洞隔斷在藍天的外邊，

他們便把蓋成的姑娘從這個穴口嫁入那個穴口。

那個穴口蓋成的姑娘又送進這個穴口。

這些窟洞是親戚，也是家族。

他們從沒有在山壁上開過新的窟洞，

即使他們是不害怕密洞的人們住不下。

有時當一個人經過村爬過互天的很多山頭回家，  
他便帶着鼠疫或虎列拉。

密洞很快的變成恐怖。

這山野回響着密洞的哀叫和哭聲。

你這道在大荒山埋藏着這樣的故事——

有些蠶居在一起的密洞，

當惡疫偷偷地走進他的穴口，

縱橫的惡疫把黑靈搶劫的不剩一個生靈。

他們的活活是永遠不會改變的

同樣的密洞。同樣式的衣裳穿在身上。

同樣吃着包穀和刺來榆樹皮磨成的粉……

孩子和火人的頸頸發着肉痛

一家人同居在桑麻壁刻成的書石床上。



用赤脚走着舖滿荆棘和礫石的山崗。

雖然山後古老的樹林被猛烈的大火燒去

和近年的天氣總是乾旱

自然界也曾有過變動。

高山把他們的胸懷擠得永遠不會舒展

他們在洞前只看見環繞着的山峯

把寬闊的天空給他們割斷。

他們祖居在山洞從沒有什麼理想。

連徵夢也沒有想到綿亙着火山的外面

有熱鬧的都市。都市外叫喊着火車或輪船。

人們終在用水泥築成的高樓。

夏天電扇給他們扇着風，冬天有暖爐。

當第一次飛機轟擊的從深山飛過，

那比猛烈爆發在晴空的一個雷霆

對他的奇異和驚駭還要大。

他們覺得這是神怪，這是不祥的東西，

或者會有大的災難降落在他們頭上。

這些密洞就是西中國的鄉村。

密洞裏住着受苦難的就是西中國的人民。

我們常看到地理或報紙上拿驚異的字句敲着人心。

西中國的大山裏埋藏着豐富的煤礦和鐵礦。

那裏的風景也是奇麗的。

銀白的瀑布從山崖飛下繞過樹林。

野花香香山崗。百鳥日夜啼唱。

可是他們却忘記一椿，記起把黑暗的密洞

徐文輝與余國鈞重臨下老題

## 就是一頭小鳥

就是一頭小鳥

生息在乾燥的沙漠，

也希望從僵死的砂眼，

清流出清涼的泉水

無邊的荒野

生長出美麗的花草

就是一頭小鳥

也罷

飛向五月的藍天

勝過在自由的空氣裏

向世界驕傲的歌頌。

就是一頭小鳥

也有權利

在陰暗的黃昏，

叩問北方的星斗。

向未來的黎明

歡呼紅色的太陽……

## 這 裏

二年前，我會到過這裏，

那時候，天不是這樣暗。

太陽用燦亮的光線

照射着傾斜平原的山坡，

山坡上的樹木

飄動着快樂而甜密的綠葉。

河水流着黃金的波紋

經過山坡，流去了；

田畦鋪開嫩綠的禾苗

空氣是芳香的，

那時候，這里還是鄉村。

當我又來了，

現在頓着街道行走，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難道我所看見的

紅綠的男女，壯麗的樓房，和驕尚

總臥的乞丐；和酒店，妓院，商店裏

懸掛着比畫着

各種奇紗的形式

不是真的，我行走着夢境？

不，白天繁多的聲響，

告訴我：這里走向奢華！

由此，我思想，我認識他，

白天不再屬於這裏。

他的活躍，寂寞

是等到黑夜的迷霧

流澆着這土地上的建築，

或者如此說法

這里的心靈只能在黑夜爬行。

我從熱鬧的街心

又走向市外，爲着能發現

更翻新的姿態，我從未見過的

吃，變，笑，音樂，顏色……

這些，我那鮮明的看見了

他們被黑夜的遮障的迷霧

掩蓋着。彷彿在霧裏隨風，



我仍向前走，

我不會疲倦的！

剛健的腳步聲響着

驚起一隻鳥，自由的鳥

和我一樣的不能睡覺。

我回頭，看看那堆繁榮！

——比墳塚堆還複雜的繁榮！

於是，青春的熱力，憤怒，果敢

誰也不能壓制和反抗的

在我的血液裏有聲音的燃燒起來。

同時，我用眼睛望望

天。想着被天空所包容的

他的活躍，寂寞

是等到黑夜的迷霧

流沿着這土地上的建築，

或者如此說法

這里的心靈只能在黑夜爬行。

我從熱鬧的街心

又走向市外，爲着能發現

更翻新的姿態，我從未見過的

吃，穿，笑，音樂，顏色……

這些，我那鮮明的看見了

他們被黑夜的麻痺的迷霧

掩蓋着。彷彿在霧裏睡眠，

沒醒來，他們的睡眠愈濃。

我仍向前走，

我不會疲倦的！

剛健的陣步聲響着

驚起一隻鳥，自由的鳥

和我一樣的不能睡覺。

我回頭，看看那堆繁榮！

——比垃圾堆還複雜的繁榮！

於是，青春的熱力，憤怒，果敢

誰也不能壓制和反抗的

在我的血液裏有聲音的燃燒起來。

同時，我用眼睛望望

天。想着被天空所包容的

天的遙遠的彼岸

也有相同的重量



## 巴爾與瑪萊

歸來

靠近色羅格河的草場上，

高張起一座破爛的篷帳。

兩匹馬在帳外嚼嚼着青草，

帳里的瑪萊沙竟起一罐新鮮的牛奶。

秋天的太陽，快落山了，

照紅了那座破爛的篷帳，

瑪萊沙快樂的燒着篝火，

眼望着快煮好的牛奶，

接連着在帳里打泡……

她又蹣跚兩圈，圓寬的馬齒，  
轉過頭，看着玩耍在床邊的孩子。

「格藍，媽守着你，

癡拉癡在荒野的一隻駝鈴，

我的心肉也不會寂寞。

真是現成的茶熱的好，

寶貝的孩子在跟前的好！

格藍，你想吃奶茶嗎？

媽知道你的肚子早餓壞。」

「媽媽，我不吃，

我來酸玩羊皮小鼓呢。」

尤其，我愛吹起滴答的羊角鐘，

鐘，只是我的一枝早破了；

你說爸爸最能縫角鐘，

可是，我老是惹着他，

怎麼爸爸騎馬總是不回來？

「爸爸打獵就回來，

格藍，你聽媽媽的話，

還是飽飽的來吃甜奶茶。

看你圓胖的笑臉多漂亮，

那真似帳外的紅太陽。

格藍是一個不落山的太陽，

永遠照亮着媽媽的眼睛。

你可不能瘦下去——

你吃飽，媽媽給雞備新角號。」

瑪莎說出來像羊角號，

格麗又是打鼓又跳舞；

「媽媽，我親愛媽媽呀，

當你熱情的帶出嬰雞新喇叭

我驚喜的撥開起的野蘭花。

分明等爸爸給帶區雞出好的！

可是爸爸過走天邊

「今天我愛住了幾號的媽媽」。

那孩兒正在快樂的唱跳着，

額外吃草的馬兒叫起來。

「荷荷……灰灰……」



戰場上失迷的戰馬，碰到主人，  
窮苦了賣去的老馬，遇見主人，  
馬呀，他才叫出這聲音。

然而，這時天色已晚了，

決不會那個走近這裡；

響聲漸漸消，發着別案語：

「格真，不要鬧了，

我聽見馬叫的那麼響亮！

你到帳外去聽聽，

馬還在吃草？還是誰個追來了？」

格真走出帳門，他看見甚麼

只是太陽早就落山了。

外面一切都是靜悄悄的

遠處和近處的草場上

是滿了灰茫茫的霧氣。

「沒有什麼，媽媽！」

檢臣靜靜走到她的身邊，

她總着腰動快的洗着木碗。

這時，馬又扯長聲音叫起來，

牠聽到馬蹄子急驟的敲着地，

他們仰起頭，沉靜的來聽着，

鍋灶裏燃燭着藍紫的燄火。

閃亮在他們母子的臉上。

對，突然從棧門走進來個人，

看不見臉，影子那裏高，

那個人慢慢的向他們走近。



啊，原是真正的巴爾則來了！

「瑪麗莎慌忙地點亮燈，

打開窗簾，

立即點燃的燭給巴爾則：

「吃吧，我幸福的星象！」

你是光，可惜你去前方，

讓星星獨個兒留在天空，

誰想到巴爾則走了！

你就帶着呼哨！一聲的一閃，

又飛到妹妹的身傍。

你永遠不能寒冷的！

你喝點燙手的奶茶吧！

我朦朧而美麗的星星。

瑪麗莎從沒有這樣的歡喜過。

轟轟爆炸了她的胸際：

哥哥是色粉格草帽上的英雄，

她像水中的明月，沒人比她亮；

他總是站立着青碧的山峯，

那個女人，也得向他仰頭看望；

她就是野鷹的高遠天上，一口；

笑看着那低飛的小鳥！

不，那些女人壓根兒就不生翅膀。

巴爾不說話，喝碗茶。

他沉寢的躺上馬床。

那葉沙拿圓張輕軟的皮褥

給巴爾蓋上。說：「疲倦了

鬆愛的跑在戰壕裏。」

走過來坐在一張草墊，  
跟孩兒吃着茶，講起了故事。

## 惑 疑

第二天，那早晨懶惰的太陽

還睡在山背的官溝裏，

格登就獨自爬下陡崖，

接着跟偷偷的走到帳外，

向北看，一道河水擋住去路，

向東看，站立着烏黑的高山，

向南看，前面是個大森林，

隱沈沈的又有霧又有煙，

於是，他跨四馬，圍一湯，  
奔向西方廣闊的野草原。

伴會，瑪葉沙也起身。

看到孩子不在身邊。

她走出看見留下的一匹青鬃馬。

馬身上落了一層霜。

她數數臥着的羊羣，

回頭，她繞着那個沒有聲音的帳篷。

便輕輕的打掃了灰。

天亮透，瑪葉沙帶好飯。

她坐着，她今早特別憂鬱。

那格外幽淡陽光的草地上。

飛飛着——垂熱鬧的小鳥在鳴響。

「巴爾，醒來吧！

靜開你水晶的眼瞼，

看我給你做的藍短袴

一頭皮帽，一個輕巧的龍頭靴。

你是我的光，起來穿上吧，

呵，巴爾是騎士中的獅子

你不想，若果別人走進帳篷，

怎能把你的威風凜凜人來賞識？」

瑪茨沙還發催喊聲，

巴爾安靜的躺在皮褥裏；

其實，他一夜就沒有醒來，

不，他眨一眼，他昨夜曾做一惡夢？

夢見飛來墨黑色的烏鴉，

啄吃去生長在天上的星星。

當她喊得不耐的掀起皮褥，

他才懶懶的爬下床。

「啊呀，你的眼圈兒

像兩塊燒紅的火炭，

我知道，你戰爭在荒落的深山，

或者，順着綠草蒼蒼的溝子，

去追趕狼蹩的敵人

從此你再也不能合眼皮。

瑪麗莎看着他爬下床，



又要去穿那雙破舊的靴子，  
她急忙說：「傻瓜的孩子，  
看見你就笑掉嘴里的牙齒，  
你怎麼不穿姊妹新做的  
這雙叫酸馬不佩金鞍籠，  
要妹妹拿起皮鞭敲打呀！」

巴爾仍舊穿上那破的

瑪莎笑得唧唧……咕咕……

幾孩子們亂敲的一陣羊皮鼓。

她親自給他穿上靴，蒙上帽，

「這呀，我才叫你親哥哥……」

巴爾，自從那天早晨，

你跟着大隊，走在河邊上戰場，

三月來，我老望着東方的天空，  
祝禱你給我帶回勝利的消息！

現在，你快聽我講：

你戰鬥在無邊的森林，

當你騎那高壯的紅馬，

手插着旗兒，騾喊着兄弟，

你到萬殺死多少鬼子？

人家說：呼倫池的流水秋天毒，

可是，如今隨流着的湖水一片紅，

紅得像高粱，都是鬼子血染的？

在床前低聲頌，

瑪葉沙看他沒說話，

她想：「巴爾有一隻好嗓子，

他愛唱歌，他平常說起話，

像雨後山間奔騰的小河，

但這次回來却變得那麼多！

並且，在他臉上已丟掉了玫瑰，

她看到了一張霜打的樹葉。

「巴爾，你怎麼不講話？」

不，你是那高長山頂的蘋果，

我確確信只是山太高了。」

瑪葉沙意識着各種方法！

她看見樹幹不出他嘴中的話，

最後瑪葉沙氣憤的說：

「巴爾，我看見的不是你。」

那看見的，是匹驢馬的木欄子。

我看見了河邊，一塊巖石。

碎玻璃在瘋狂的揮擊着。」

你總不覺，這是那麼硬准的……

巴爾，我扶起你來問你……

你總獨自高興的走回來。

然而，跟你開去的，是露呢？……

胆小的綠鸚鵡在前面方……

她終於才逃過路，落的腳步走回去。

### 贈博

山坡上牧笛吹起收羊的笛哨。

這時，天已經昏午了，

天是藍的，地是青的，

遠遠的道路上，看不見一個人，

只是那座破廟的陰陰靜靜人，

跪床坐着的，站着的，

還有那個老頭兒坐在黃堆上，

默然笑笑，再也安睡不了……

那是提來的高梁酒，肥羊肉，

還有磚茶，鼻烟，一雙繡花靴

好光榮，這是贈給勝利巴爾的。

繡花靴是我從庫倫買來的，

巴爾騎上馬來一定很歡喜。」

「好讓巴爾先吃一頓酒！」

「前天，我牽着兩隻雪白的羊仔，

跑到遙遠的鹿蘇湖邊的綠市，

替換得這寶貴的茶磚；

層好人家贊成了我的意見，

煮一鍋牛血色的濃茶，

先敬巴爾痛快的喝幾碗！」

那些人這樣歡快的爭吵着，

只有那個沉默的老頭兒坐在墓碑上，

待會，那個老頭兒也走過來，

他不吵，他像匹笨重的駱駝。

對巴爾說：「巴爾，我老了，

從前別人稱贊我是草原的旋風，

跟你一樣騎馬，左腳踏左鞍，

手一拉韁繩，右腳還沒有上鞍子，

馬——轉眼就跑過一個荒郊。

如今，你才是草原的英雄。

你追過人們唱起讚美的歌謠，

今早，我正在床上做着年青的夢。

爸爸跑來就把我叫醒：

「快死的老爺骨，醒來吧！」

現在這可不是你騎馬旋風的日子，

告訴你，我打勝的爸爸回來了。」

「馬爾，我的孩兒格露——」

他是我親愛的白翅尖的馬兒，

他那天跟你同夥走戰地，

怎麼回來獨留你自己？」

這是老年的時候寫的。

可是盛意在身傍，只得去囑。

「巴爾對着傍人總是來催問，

他看着禮品，他想着這句話，

覺得他總想將頭碰出，

『我戰戰上的愛，纏繞我……』

他為張大羅巴肩拉時並的哭起來。

「巴爾，巴爾，不要哭。」

『蒙古的卡地，不待一盞淚，

『牛長在尖草原的騎士，哪個是英雄？

『你想着，恰好我們來了吃嗎？

『你若有着，怕冷，喝兩盞白酒轉身子，

『想吃的，想喝的，還是隨心意。』



「瑪蒙沙，你聰明的，

你是色楞河上最慧的女人，

你是最懂得巴爾的心，

他勝利地回來帶着病，

你應該衰弱，血肉要顫動。」

巴爾沙烏拉烏拉的哭叫着，

聲音像叫喚夏夜湖中的大青蛙，

傍人圍繞個圈兒來勸他，

不，他哭得真痛，老實說：

「爸爸，看你的臉蛋哭瘦了，

眼淚哭乾，眼睛深陷下去真難看。」

他哭着，格壓站在他的跟前，

他流下的淚水浸透了孩子的臉。

大家急燥的忙推齊馮葉沙：

「你來，你來，讓巴爾別哭呀……」

這可難爲她，她正感嘆這個——

她寒心，她要唱出一首不快樂的歌。

她不動，大家總來推推擁擁。

終於那個老頭兒又問胡巴爾：

「巴爾，哭什麼」

你這哭，真叫老頭兒也聽不起。

要知道一個風雲飄蕩的突厥，

他的眼睛是銅做的。

你這孩子樣的哭哭啼啼，

真湊湊等着吃奶子。

你青病回來看見落露嗎？

他今流落在那裏……」

「啊！……他呢……死……」

「啊！就是他戰死，你也回來了！」

讓敵人的快馬闖進草原，

飲乾泉水，趕走羊羣，殺掉老頭……

啊！巴爾，草原英雄的巴爾！

你獨一的成吉思汗的後孫，

何不早證年輕的漢子則小又想家，

還要丟個美妙的圈套……

……病，候是你光榮的表記！

委編得人家送來的禮品都放下……

老頭兒說罷這場話，

那些人真是你看我，我看你，

突然從帳外響過個聲音「太陽偏西了。」

那聲響緊接着又是一陣熱鬧。

大家擁擠到門口騎上了馬。

他們失望的走向回家的大道。

### 往事

「母親，你不會忘記吧。」

從前我很年輕，什麼也不懂。

那時我生長在媽的懷中，

像一條纏繞着一棵老樹，

真是風里雨里不敢動。

你老是打轉樹傍——嬰孩呀……

終於，叫我心曠忍不下的。

啊，瑪葉莎第一次墜入愛情裏。

不，我不願意呀，

媽媽說「瑪葉沙是條小白兔？」

你不要野性的跑向荒草間，

嚇着的餓狼在裏面。

瑪葉沙是一盞照眼的燈

失掉你——媽沒有了光明。

不，我害羞呀，

那次我放着羊兒吃草在山林，

你在山上砍柴吹口哨，

你又拿塊石頭敲羊背，

立刻我膽蛋發燒低下頭，

打響了鞭槍趕羊就來往深處。

『從此我歸到家裏，』

自家放羊再也不到遠處去，

我往河北岸，你家住在河南的松樹林

只聽你高懸河岸的樹桿上，

天天熱情的唱齊山歌：

『隔河望見水邊花開呀，

嬌嫩的花朵開那邊……』

唯希望十天刮大風呀

風吹水漲過河來！』

巴爾，尤其那天兩次的大陽，

你看，跟現在的一樣：

（巴爾站在帳外低着頭，

滿身子感覺是空虛。）

太陽落進西邊的草野了，

你操着流利的嗓子的唱：

「可愛的姑娘瑪葉沙，

眼前的太陽是你的紅臉蛋，

但看你出來走一次

我是那地上長着的草，

讓你發出的火焰把草燒個焦。

瑪葉沙請你走出站在河岸上，

你若對唱曼歌兒允許我，

我的血液裏裝進活潑，勇敢，

跨上馬，我能飛上高遠的穹天，

給你劈一段華麗的彩雲穿。

酒到口，沒有肉，更容易，

肯特山跑着的野羊在叫喚，

不怕你山高路多遠！

我騎的馬，飛呀，飛呀

飛越過前面阻擋的深溝和小河，

立刻一隻箭——穿死一個。

瑪斐沙，你是多情的

你快點張開嘴來允許，

我發誓，永遠聽從你的心，

做個色楞格草原上發光的騎士，

假如一天我像胆小的野狐獴，

你拿刀子挖去巴爾的眼睛，

願你罪我，做一個可憐的放羊奴隸！

「你唱着那美麗的歌子，



總要把瑪葉沙編進去，

你這樣唱過秋天又春天，

後來，媽媽懇切的對我說。

「藏在媽媽懷中的小白兔呀，

媽媽愛的不能離開你，

不過，你慢慢的已長出翅膀，

再不會走到到荒野來失迷。

媽媽說那隔河住家的一個少年，

唱起那動人的山歌三年了，

那歌句真是剛強，勇敢，

就是深埋河水中的石頭，

聽見高興的也要跳出水面。

瑪葉沙，蒙上你的頭戴！

你去，別害羞的走近他身邊，



機白雲緊貼着天邊去流轉。

巴爾，你仰頭來看看，

就在那前邊的大草場：

（巴爾仍是低着頭，

臉灰白，像草原的黃昏。）

你在衆人的眼睛裏，

撒野的騎馬表演了武藝，

啊，這是瑪雅沙緣人的日子，

我戴上頭戴，趕着羊羣，

喇叭吹起歡快的聲音

我跟你跑得滿頭淌汗的巴爾，

踏着地上搖動的小草，

一步一步的走向你家去。

蒙敬的泥菩薩是不敢過河的

孔雀羽毛的顏色不是假染的，

當我們生活得真甜蜜，

敵人從東方的克魯倫河侵來了，

你立時跨上馬，持着槍，

「我蒙敬的妹妹瑪葉沙，

你要小心的看管格爾，

好男兒的強幹在前線，

倘若，我不能把鬼子來擄獲，

或是，越過山嶺想家向後看，

請你嚴格的罰我，我蒙敬誓言

每天饑餓着放羊走上山。」

我說，「你的馬蹄兒跑開吧！

妹送你走到河邊的野騰坡，

離我送十里不嫌多！

怕阻你路程，你去吧！

妹滴路邊的一朵浪花贈給你，

盼望你趕走敵人早回來。

勝利的紅旗高插帳篷頂，

妹做的一雙龍頭花靴穿腳邊。

巴爾，你仰頭看看呀。

東面真是河邊的野籬坡。

（巴爾上）沉沉的低下頭。

啊，你不是英雄，你是奴才！

若要走來一位彈琴的歌人，

請你的生平編成一個故事。

從鳴鑼的豎琴上彈奏出來。

那窮家裏罵歌人，他們決不相信這編成的曲子……

他們的錢，也窮的陸陸決不能變得那麼容易……

現在給你安排那件事體麼？

還有什麼？你來寫那歌言，

罰你窮苦的放羊走到深山。

### 兩隻牧歌

牧場上的草兒長得青翠，

把風兒呼嘯呼嘯的吹起雪花，

雪花片片的從天空飄下，

好幾今年的冬天來得很早……

天已雨，他遭受了罰罪，

不論天晴天陰，他起身啃塊霧網的牛肉，

唯一的功課：便是敲響鞭梢，

想  
到草場去流落。

一天，當黃昏蓋上牧場，  
雲霧瀰漫着，風還吹着，

那座篷帳，再也看不見走回的巴爾。

以後，在瑪葉紗的心上，

總得到這最後的兩隻牧歌。

這牧歌，是別人傳給她的，

這牧歌，和別的牧歌一樣

漂亮的跑遍了色楞格河。

第一隻牧歌，是非常悲慘的。

在那天才有人打河邊的小路走過，

他看見巴爾放羊走到河邊的牧場。

空曠的牧場上蓋着鬆軟的白雲

羊兒吃草零散在草裏，

把爾塗到高立的石頭上，

顯着見灰濛濛的天邊？

無邊的天邊顯得可怕……

他看着，他身體抖索着，

並且，從他眼里迅速滾出的淚水，

淋漓着落在他臉上的曇花。

羊兒吃着草，走進他的身邊，

嚮向那隻高大的母羊說：

「阿路葛，壯健的羊啊！

你知道，我怎麼叫你阿路葛，

巴爾跑到南山買來時，

你還是一匹小小的羊仔，

因為我愛你，才起了這寶貝的名字。」

那人彷彿聽到母羊說着人的話：

「是的，我認識你這主人，

從前我是獨獨的一個……」

「阿路寫，別忘記，你長得這麼肥，

嫌你身傍，還站着那麼多的兒女，

啊，那都是從前的日子……」

巴爾早晨牽你吃草上山去，

傍晚的太陽落下和日落，

賊又牽着阿路轉回篷帳，

雖說我疲苦，可是山坡的青草肥又長，

厚毛氈的狗腿長在你身上。



記住，有一次，當你臨產昏病了，

你躺帳里呻吟叫，翻白眼，肚兒是欲瀉。

我親自謹慎的來灌你藥湯。」

那母羊，向他跳來好惱惱怒了，

顛搖着他腳下的石頭——

「親愛的阿路寫，別搖了我。」

我活的日子悲慘啞！

親愛的阿路寫，別搖我，

瑪葉沙爾我，你來歸怨我！」

母羊說：「我用銀尖的角刀殺掉你，

瑪葉沙爾你是對的，你的騎馬隨光走邊。」

誰知道你是一個假麝香，

香氣刺鼻子，祇是假做的，

你到前方怕死的想家回來了，

奴才，你想法不能那麼的想，

哎喲——英雄的巴爾想壞啦，

一張緊臉想成黃染啦！

「阿路葛，別殺我，聽聽你的親主人！」

「我的親主人是很聰明的瑪葉沙！」

這隻歌：最後的結尾——

那人說，我走遠了，只聽撲通一聲，

或者，跑叫着的河水，吞食了他的性命。

第二隻歌，叫做快樂的歌，

這隻歌，是蒙古草原上最愛唱的：

那天黃昏，帝都拉欽榮回來走數下，

吼叫着的北風：吹嗚，吹嗚……

大雪滾滾着說，我要封閉遠近的道路呀。

帝都拉說：「巴爾，你為什麼總過山關？」

巴爾說：「親愛的朋友帝都拉，

請你讓開，不要把路攔——

心里跳動着的血水是熱的

我走了，你去告訴瑪葉沙一個好消息。」

「不能。你停留着腳步給我說。」

我耳朵早聽你從戰地回來嘍，

可是，我到遠鄉去買馬，沒有打聽到你家，

克魯伯的邊疆，到底殺死多少敵人呀？」

「閉路，我已經打定主意，

死也好，活也好，和格魯的骨灰在一起。

我走進到與安嶺的森林裏。

拿我的厚草褥墊，我要保衛露口的草地。

北風吼叫着。大雪說，我要封鎖遠近的道路，

啊啾啾，人生千高的傷心是別離——

帝都拉，用濕潤的眼睛還望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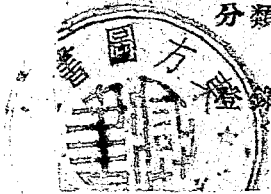
舉槍擊斃一掠，我走了，巴爾辟。

一九四二年寫於西伯利亞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sup>48592</sup>.....  
4077

登錄號數.....71929.....



•1945.

荒原的聲音

有版權·禁翻印

著者  
發行所  
總經售

索草詩社  
春光書店  
重慶大井巷十號附二號  
聯營書店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六月一版

重慶林森路特十八號  
成都祠堂街二十一號  
西安南院門大東書局

I—2000

40%

X

30
26
7

音聲的原荒

開 窓